

# 抗戰軍人與中國新文化

林同濟

## 一 抗戰軍人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

中國民族是個偉大的民族。這是世界公認的事實，用不着我們再費精神來自誇自耀的。它是東亞蠻荒的開化者，它是整個東亞文明的創造者，傳播者。它這個文明，有它的特色，有它的獨具的價值而為其他系統的文明所未充分見到，充分發達到的。

抗戰需要自信力。而中國民族尤不應該缺乏自信力。我們民族過去的偉大成就，是我們自信力的源泉。我們根據這些過去的成绩，更可以相信我們民族此後的成就必尤有獨到之處者。所以我們的抗戰，不但對過去自信，對將來尤須自信。

但在另一方面，抗戰尤需自省。我們這系統的文化是我們民族數千年來在特有的環境下發展出來的。是我們民族比較的與其他文化中心長期隔離而發展出來的。這種獨立發展的文化，自有它的特色，它的特色往往就是它的好處，也往往就是它的弱點。這種弱點，在閉關自守的時代，尚可不至盡量暴露，但是到了現代，四方八面的潮流的勢力，都湊在一塊，苦作無情的競爭，拼命的角鬥，我們那些弱點，乃赤條條的

暴露出來。橫在眼前，乃湧出一個大問題：如果我們對我們的某種弱點不加改革，也許我們文化的優點竟或失掉生存的機會。

我們一方面要自信，我們一方面要自省。我看中國的文化有三個致命傷。

(甲)文武分離是中國文化的第一致命傷。春秋時代，我們是文武合一的。那時代當政的卿士大夫，也就是那時代的軍事官長。你看那些晉齊楚鄭的上層階級，那一個不是在戰場則執干戈以衛社稷，在朝會則執玉帛而誦詩書的。經過戰國的無數戰役，與社會上政治上的變遷，這種文武兼全的貴族們，死亡消滅。到了秦漢統一之後，文武乃逐漸的分離。文武分離的結果，就是武人目不識丁，粗暴不堪，毫不知國計民生之為何，文人力不縛雞，萎靡不振，毫無有効力疆場的本領。流弊之極，武人無術，文人無行。持此文人無術的國家，我們如何而可馳騁於現時代的國際競爭舞臺之上呢？流弊還不止此。文武分離，積有年所，便發生文武嫉視的現象。文人不識武人的心腸，武人不識文人的頭腦。文武派在中國政治上的不和，是幾千年始終未決的問題。雖說是這問題各國皆有，在中國乃其患特深。是了，智識階級，類皆是咬文嚼字之徒。

113576 戰鬥職業，變成爲游手罪犯之事。文的多半是膽小畏死。武的多半是政治常識毫無。知識與膽量分離。教育與兵制分離。這是中國文化的大毛病。

(乙) 四千年的國家，嚴格說來，只有個人的軍隊，地方的軍隊。即當漢唐宋明昇平統一之世，我們軍隊的心目中，恐怕最多亦只有劉家天下，李家天下……的思想，而無爲中國而戰爭，爲民族而戰爭的雄心。迨到了每朝的中葉末造，我們的軍隊，卻立地公然的四分五裂，五花八門，盡量的顯出它們個人的色彩與地方的性質。五十數朝代，我們始終沒有創出一個機構上，精神上完全國家化的軍制。於是權臣握軍政，便成篡逆的局面，藩鎮握州兵，便成割據的局面。中國歷史上之所以治少亂多，軍隊未曾國家化，便是禍階之一。民國成立，對此點亦未能改革。二十餘年來的大毛病，也就是只有個人的軍隊，各省份的軍隊，與夫黨派的軍隊，而無全中國的軍隊，全民族的軍隊。我們都曉得軍隊的國家化，民族化，是現代任何國家的第一要素。無國家化的軍隊，便不成其爲國家。過去我們缺乏一元指揮下的爲民族爲國家而存在的國軍，這是我們文化的第二致命傷。

(丙) 說來也不足怪。中國向來缺乏民族思想，缺乏國家觀念。我們的政治哲學，與社會制度之立場與目標，是在一個假想的「天下」內，發揮我們的家族主義，宗法精神。在缺乏國家觀念的社會中，當然產不出國家化的軍隊。反而言之，在家族主義盛行的社會中，也當然只有私

人化的軍隊，也只有劉家軍，李家軍，張作霖的軍隊，吳佩孚的軍隊。說到此地，根本的問題，是民族主義與家族主義的對立問題，是家庭第一與國家第一的問題。家庭意識重，國家意識輕，這是中國文化的第三致命傷。關於這點，一般人本早看到，亦早談到。但是家族意識終是根深底固，不易剷除。這是因爲中國的家族組織，不但只是一種實際的社會制度，並且還有一番嚴密的倫理哲學在那裏爲他維持爲他掩護。這個倫理就是「孝爲百行先」的思想系統。孝本不失爲美德。但是把孝大吹大擂，高高抬起，認爲百行之先，則不免弊端百出。然而在家族主義所支配的社會中，孝爲百行先也是一種當然的趨勢。也就像在那西方各國的國家主義的社會中，忠爲百行先是一種當然的結論一樣。到了今日聽說還有些大學的教授在北方接受傀儡組織的封爵，他的理由是奉養老母，不得不屈節一時！可見舊思想的惡作劇還在活動。

然而究竟近數年來一般的情形已開始轉變了！尤其是抗戰以來，我們社會上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顯然的中國的文化已初步的踏進一個新紀元。抗戰的軍人在此偉大的變化中，實佔個嚮導的地位。尤堪注意的，這種嚮導的地位，不是由他們空言吶喊而掠得，乃是由他們實踐實行的工夫換來的。

我們看那到處受訓練的壯丁，我們再看那些正在前線浴血苦戰的無數將士，我再想到那些壯烈犧牲了的數十萬忠魂，我不禁的要承認抗戰軍人在現時中國文化的行程中是佔了一切的頂峯。他們本身

的品質與實際的行爲是恰恰把中國文化的三個弱點，三個致命傷，一舉而推翻之，而爲我們民族的精神發展，別開個空前的生面。

中國的新軍人，中國的抗戰新軍人，與從前的傳統軍人大大不同了。數年來各處陸軍學校以及種種特期訓練，都是代表我們由文武分離走入文武合一的傾向。一般下級軍官與幹部已都是學界的過來人。他們都是以知識界的本質，受戰士們的鍛鍊，以文的底子，做武的工夫。二千餘年文武分離的畸形變態，到此一旦革新。中國的新軍人是文武兼合的新人格。

聽說各處的軍隊都爭先恐後的希望到前線抗戰。他們是爲誰而抗戰呢？爲何而抗戰呢？對此問題，他們心目中已有新認識，已有新答案。他們決不是爲姓劉姓李的而抗戰，也不是爲雲南或湖南而抗戰，也不是爲某黨某派而抗戰。他們抗戰，用不着說，是爲全中國的生存，全民族的生存與榮譽而抗戰。換而言之，他們的頭腦已無形中完全的國家化。數千年沒有國軍的中國，到此乃一剎那間而組成一個萬衆一心的國軍，一致殺敵的國軍。憑着這些軍人們的新認識，憑着他們的思想解放，精神革新，中國乃不可遏止的取得現代國家的資格。

抗戰的涵義，軍人最明瞭。它的背後，是需要一個決心的。他們要經過一種心理上的超化，決心跳出家庭的小範圍而爲整個的國家服務。不願父母妻子之如何而決定以身獻國。這實是他們確切認清在此大時代中，孝的人生觀已不夠用。我們如果要擔起新時代的責任，必須趕

緊大無畏的跳出「孝爲百行先」的圈套而踏進「忠爲百行先」的大道。數千年家庭第一的氣習到他們手裏乃一變而爲民族第一，國家第一的決心。

把數千年文化的三個致命傷，一踢而翻之，建個新秩序，新人格。這是抗戰軍人在抗戰過程中所建立的偉績。

## 二 抗戰軍人與中國今後的文化

現在再談一談抗戰軍人與中國今後的文化。

我們分析中國過去傳統的思想與文化的氣質，感覺得其中有個大缺憾。就是我們的傳統思想與文化中，太缺乏了軍人的影響，軍人的貢獻。

我此地所稱的軍人是真正的軍人，合格的軍人不是那些魯莽無知，蠻橫亂行的丘八與老總。

任何健康有爲的國家，它的思想與文化都必帶有軍人的成分，武德的成分。反而言之，如果一個國家的一般思想與文化是太缺乏了軍人的色彩與武德的因素，其國必弱，其民族必不免萎靡不振。

中國傳統的思想與文化，所以沒有軍人的成分者，其中不是無因。自從文武分離以後，中國軍人與知識脫離日遠，因而品質也逐漸降低。除了漢唐初葉與宋明全盛時代以外，中國大體上直可說無軍人，只有丘八，無戰士，只有老總。你看前此那些蠢而冥頑的丘八與老總那裏會

113578 有本領來影響到民族的思想，民族的文化呢？不但無影響，並且發生一種反作用，他們無天無帝的行爲，使一般人發生無限的厭惡之心，遂至連真正軍人的武德，也都一概抹殺不提了！所以中國的正宗思想不但缺乏了軍人精神，並且充滿了反武色彩。這是當然的結果，卻也是大不幸的事實。

在這種環境下，控制思想文化的權威乃完全歸到文人的手裏。中國的思想文化，可說是一個文人的專品，文人的產物。文武分離的一個結果，就是文字成爲文人階級的壟斷工具。抱着這個工具，文人階級可以以他們特有的念頭與見解，盡量的筆之於書，傳之後世，一代又一代，火上加薪。結果當然是勢力瀰漫，布成個天羅地網，到處盡是「文人之聲。」

中國的思想與文化是個文人化的思想與文化。藏諸心者爲思想，表諸事者爲文化。中國人的表裏裏類皆不能脫文人的氣味與氣習。中國人之所以爲中國人，即在於是。

何謂文人呢？這是不容易答覆的問題。你可以拿理想化的眼光，把文人形容得天花亂墜，惟聖惟賢。你也可以本着深刻嘲諷家的態度，把文人描寫得如鬼如蜮，一錢不值。這都是主觀的界說法，未足爲憑。我想客觀的辦法，是把「文」之一字分析起來。究竟「文」之一字有何等的意義，有何等的涵義。那麼，一般所謂文人究竟大體上是何等之人，也就可知其概。

文與質常對用。質是指一切自然或天然之物。文是指一切人爲之物。與質字對照而說，則凡世界上一切人工創造的物件，與夫一切人羣發明的制度，都叫做文。所謂禮法儀節者，可說是文的中心物。由此節看去，文之所以爲文，也可窺見一斑。文之所以爲文者，以其專以禮法儀節爲事也。

中國文人之重視禮儀，天下聞名。重視禮儀的結果，往往不免過分的注重形式。禮重而意不逮，形式做到而誠心缺乏。於是文之一字乃與「虛」字結合，而成「虛文」一名詞。文之一字乃帶有三分虛僞之意！再者，文與武常對用。文之一字實含有「不武」之義。其實中國之文乃大有「反武」的氣味。文與德合，而成「文德」一名詞。武與力合，而成「武力」一名詞。文德與武力在中國思想史上是對立相反的觀念。聲勢所及，對中國實際的政治有莫大的影響的。

文之一字因此而含有「反力」「無力」的色彩。而文乃與弱合而成「文弱」一名詞。我們平常一提到文人，便想到文弱二字。所以我們常說道「文弱書生。」提到書生，我們心目中便彷彿看見一副青黃面孔，柴立骨架！文之一字乃染得弱之意義——生理上之弱，且或是意志上之弱。

此外，文雅一名詞，也是常用的。文與雅合，是文含有雅意。傳統的中國讀書人，都要文雅，都希望變爲文雅。整日琴棋書畫，不時遊山玩水，此之謂文雅。文雅者乃有脫俗之意。脫俗成性，往往有與現實隔絕的危險。

最後還有一點。就是「文章」之一物。文人的拿手好戲，就是文章。所謂文章者，滿紙雲煙而不見一點內容是也。中國官員好做文章而怕做事。文章做得愈多而事乃做得愈少。你看那些堆案如山的「等因奉此」，究竟做幾樁「惠我黎民」的事體出來？「計劃」與「方案」，我們是應有盡有。但是實行者究竟是何歲何人？本來文人的把戲只是「具文」。文人的政府，也不過「具文」而已。

好做文章而不願做事。好炫文雅而不近現實。弱不禁風而看不起強者。高談文德而排斥武力。斤斤禮儀，殷殷人事。十分貌敬，三分假意。這是我們一般的文人，大體上也就是我們文人化的文化。

已往者如此。今後者如何？

我大膽的判定：今後種種有如明日生。今後的思想與文化必不可遏止的脫開文人化的藩籬，而奔入一條嶄然新穎的途徑。這條新途徑，我無以名之，名之曰「戰士化的途徑」。

如果過去的中國思想與文化，是個文人化的思想與文化，今後的中國思想與文化將要是戰士化的思想與文化。

這就是這次抗戰的最重大最深遠的意義。抗戰不只是把日本的侵略主義打倒。抗戰也不只是把祖宗的土地保存。抗戰也不只是救着民族的生存。甚至可以說抗戰也不只是伸張人類的正義。抗戰的最重大最深遠的意義，是在此戰的苦撐中，建個新的思想來，新的文化來。是在戰的鍛鍊下，立個新的人格來！

這個新的人格，就是戰士化的人格。從今而後，無遲無疑。我們曉得了我們前進的方向。我們今後的思想與文化是背着文人化的殘廢，向着戰士化的大賽奔。

這個戰士化的大寨，貯藏着無數的寶物。個個寶物都是光芒萬丈的。那些寶物的種種色色，將來在我們的歷程中要一一展開，要一一發現。我們現時無從全數說明。我們只要指出三四點。

(甲) 完全為公的精神 戰士的存在理由就是為公。他的職業與職務是在為公。他是為整個民族的利益而存在，為整個民族的利益而鬥爭的。戰士的為公，與他人的為公不同。農工之為公，只須勞其手足。知識份子之為公，只是勞其心思。戰士之為公，是準備送其性命。拿性命來為公，是純淨的為公，完全的為公。所以戰士可說是為公精神的象徵。有人說過，中國人最大的毛病，就是自私。關於這點，此刻不能多說。我所要指出的，就是中國人不能為公的惡習，是與中國失去戰士的風格大大有關的。中國人的思想一天比一天的文人化，便是一天比一天的脫離戰士的風格。戰士的風格愈失，為公的精神愈微。我們此後若要打倒自私心，奮起為公的旗鼓，辦法固然是多方面，而必須多方面的。不過我們可以斷言，如果我們能把戰士的風格樹立起來，把全民族「戰士化」起來，為公的精神油然而生矣！

(乙) 鐵般紀律的習慣 做一個真正的戰士，必定有嚴格紀律的習慣。軍人的紀律與平常人的紀律不同。平常人談紀律多少總帶些

113580 「相對性。」軍人的紀律是絕對的，是鐵般的，不能通融的，不能「講情」的。所以軍人也可說是紀律的最好象徵。一個思想軍人化，戰士化的民族，對紀律之一物必易了解，亦易實行。中國人缺乏紀律的習慣，是中國

「反戰士」的文化之當然結果。換而言之，文人化的文化，在歸也，難免懶慢疏鬆。紀律精神掃地。將來戰士化的文化來臨，跟着到門者即是紀律的認識，紀律習慣的建立。這是必然無疑的傾向。

附着紀律問題，我們可一談「服從與領導」問題。服從與領導兩

概念是紀律的一個中心問題。任何軍隊作戰，必要將官的領導與兵士的服從。這是當然的道理，凡有一點戰爭的經驗的人，都明白的，凡有戰爭的了解的民族也都理會的。只有「反戰士」的文人化的中國人，對此不時瞠目。一般西方人都曉得服從包括領導，領導亦包括服從。無服從者，何從領導？無領導者，何從服從？服從與領導是二而一，一而二的東西，是紀律生活的兩方面，是團體生活，公共企業的必然形態。是組織問題，是職務問題，絕不是「面子」問題。譬如踢足球。各球員有各球員的職務。你不能認守門者就是占上風，占便宜，其餘卻盡是走狗，盡是跑腿。我們中國人不懂得團體生活中的分工意義，事事必由個人的「功名」着眼，看着人家在上頭，立刻眼紅。服從一事，認為「丟臉」。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結果成爲天下之「絕物」。既是一羣絕物，那裏談得上組織？更那裏談得上組織現代的國家？

(丙)「勇爲人本」主義 在現時代的國力競爭的世界中，最重

要的德行，就是「忠於國」。換言之，忠爲百行先。關於這點，我不久前曾發表一篇文章略略討論過了。此刻不談。願得些須篇幅，略談一談勇之一問題。

忠是戰士意志的目標。貫徹這個目標，必須有勇。換言之，忠的實行靠勇。滿腔忠誠，無勇無由實現。從來真正戰士都是實行家。戰士談忠，必求其「行」。而勇乃成爲絕對需要的因素。戰士而無勇，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勇的界說不多。但是中山先生說得好。勇即俗語「不怕」之謂。談到此地，我們便曉得勇之根本重要了。任你一切善德，應有盡有。忠孝仁愛……無一不備。但是你說：「我怕。」你不敢實行，那豈不是一場空話。一場笑話？那些忠孝仁愛……那裏是你的東西？不過掛在口頭，何曾在你心頭？即是在你心頭，也何曾有點用處？我們於此可了解得西方各國認「勇爲人本」之理由了。勇爲一切觀念的實現力。無勇則一切落空。根本上即無資格來談任何事物，根本上即無資格來談任何道德。無勇便無行動。無勇便是殭物。不但不配「做好」，而且不配「做惡」。做好者爲好人。做惡者爲惡人。不配做好，不配做惡者謂之廢人。蓋有人若無人焉。在西方人的眼裏，無勇即非人。勇爲人本，即是此義。在歐西各國，你可執一人而罵焉，罵他爲惡棍，罵他爲豺狼，他都可忍受。但若罵他爲懦夫，罵他爲「怕事」，他必奮起拳頭，與你拚個死活。怯懦是最可鄙的心理。其中是有深理的。

戰士尤須有勇。戰士之必須有勇，亦猶文人之必須知書能文焉。天下無不知書之文人，斯天下無不能勇之戰士。不知書之文人，不能謂之爲文人，謂爲文盲。不能勇之戰士，不能謂之爲戰士，謂爲夫。所以勇與戰士，概念上與實際上都是打成一片而分不開的。西方各國以勇爲人本，也就是因爲他們的思想與文化，本極含有戰士的因素，騎士的遺風的。

(丁)敢死的決心。勇是不怕。不怕之最後的試金石，就是「不怕死」。戰士人格之最後的試金石，也是不怕死。假使有一戰士於此，平日自詡他能爲公，他守紀律，而且他是有勇。但是到了兩軍交戰，鎗彈橫飛之時，他便抱頭鼠竄，逃之夭夭，你還可謂他爲戰士嗎？戰士之所以確證其爲戰士者，即在不怕死三字。勇的後盾，勇的基礎，乃在敢死的決心。

說到此點，我們不禁要提出一個問題，請大家注意。

中國過去的傳統哲學，在我們社會裏握有最大勢力的，可說就是一種「怕死哲學」。這種哲學的萌芽雖遠在上古時代，但是它的勢力之膨脹，與其影響之深入民間，乃是秦漢以後之事。上文提過了，春秋時代，統治階級的卿士大夫都是能武。就是孔夫子也是會射御的。勇的風氣，還徧行於一時。戰國以後，武士階級沒落，文人階級漸興。怕死的人生觀，乃隨着文人階級在統一王權下所夤緣取得的優越地位而逐漸的抬頭而風行，逐漸的鞏固而滋長。「明哲保身」遂成爲中國社會上的立身標準。我們檢點歷代名人的家訓，乃見得其中最重要的圭軌就是「勿多言」與夫「禍從口出」之一套。記得蘆溝橋事變的前一月，北

方某大學畢業班行典禮。一位先生上臺訓話。他就是一五一十的叮嚀吩咐道：「你們行將踏進社會去了。緊要的是到處小心。出門看天色。少說些話，免碰釘子！」中國的父兄教子弟，最要其學「涵養」。涵養的意義，就是少說話，少露鋒芒。其實青年人就是需要露鋒芒，需要敢說話。碰一碰釘子，亦復何傷？我們也曉得世界歷史上曾有碰了十字架的釘子之人，結果是爲人類種下一個偉大宗教的種子嗎？蘇格拉底死於獄中，卜容璫 Bruno 燒死於大庭，可是他們的真理反因而流傳萬代。碰釘子乃大幸。我們怕什麼呢？

我們中國人所須要的，不是小心，乃是大膽！我們整天的在那裏喊小心。「慎之哉，慎之哉！」我們整天的在那裏害怕，在那裏發抖。我會到過一個家庭。它的大門六扇，便高高的刻着六個紅漆字：「出懼之，入畏之。」真曉不得這個光天化日之下，他所害怕的究竟是什麼？

「怕」是中國人日常生活的主宰。我們的社會裏充滿了「怕」。我們做一樁事，往往不是因爲此事之該做，乃是因爲不做便遭人言。我們不做一樁事，也往往不是因爲事之不該做，乃是因爲一做出去，又怕有人說話。我們一動一靜一舉一止的動機，都是個怕字——怕人言，怕闖禍，怕不得上司的垂青，怕不博鄉黨的稱譽。患得患失，畏首畏尾，歸根到底，還是一個「怕」。

我們曉不得人生樂趣正在放膽做去。看得到，做得到。管他三七廿

管他青蠅之營營，宵小之指摘，我且憑我的良知，做將過去。怕什麼呢？

原來中國的怕的人生觀，怕死的哲學與中國孝的學說的某部分，發生大關係。「孝子不登高不臨深」的一套，意也許是欲求一種矜持的態度，但終不免是鼓勵那「可憐蟲」的戰戰兢兢的醜樣子。我們說，孝子登高，西方人專門喜歡爬高。我們說，父母在不遠遊，西方人專門喜歡探行危險百出的地方。

福建人有一句頂壞的罵人話，就是「半路死」。有子有子行遠方，死在半路莫還鄉。這是個大不幸，大不祥。這不是前生作孽的結果，也是此生陰德有虧之所致。

記着美國人「西遷」時代，無數的人，步行或驅車向那遠僻的西部推進。經沙漠，踰大山，不少的人中道殞殤。於是他們創出一句讚揚盡致的恭維話，就是「穿着靴子而死」Die with his boots on。在他們的眼光裏，穿着靴子而死者，英雄之徒也。

換言之，我們生怕半路死，他們專要半路死。這十足的顯出兩個民族性格的不同。

中國人生怕半路死。中國人必得死在家鄉。所以從前許多走到海外的僑民，臨死之時，都要趕回國來。

中國人生怕半路死。必求壽終正寢。所謂正寢者，就是那正式的臥房。其實我們的正式臥房大都空氣骯髒，臭味勃勃。死在那裏，正不知有

壽終之意即是終其天年。「父母全而生之，人子全而歸之。」冒險而

死，被殺而死，自殺而死，皆是「不得其死」，世之所悲。換而言之，中國社會所認為最合格的死法，就是老病而死。也就是說最合格，最「無憾」的死法，就是死被微生蟲咬死。在這種的人生觀的壓力下，你看探險而死，打不平而死，革命而死，為國抗戰而死的精神是如何的難於發展啊！

然而大時代的推進，已把最後的關頭，迫到了我們的頭上。迫着我們改換那舊有的人生觀。猶幸我們這個民族，終究「生機」未熄，竟然於萬國驚訝之中，拿起鎗桿來，拼命地一致抗戰。我們已應着大時代的呼聲而發揚出一種新精神——我們不怕死！此次前方的數十萬戰士一致的作猛烈的奮鬥，壯烈的犧牲，不但是表示他們的無上忠勇，而且已為着整個的民族，建立了一段大無畏的精神。今天的中國人已不是昨日的中國人了。我們已體驗了敢死的豪氣，已具有敢死的決心。

為公的精神，紀律的習慣，勇的崇拜，不怕死的決心——這是抗戰以來我們所憧憬的理想。這更是抗戰軍人所履行的事實。

這些數十萬，數百萬新軍人的可歌可哭的行爲，已震動了四萬萬人的頭腦，已震動了四萬萬人的心弦。一個活潑潑的嶄新時代，已湧在中國思想文化界的面前。如果過去二千年，是個文人控制之時期，此後的種種，將成為戰士薰陶的境界。如果過去二千年，只看得文人氣味暗中侵蝕戰士的心靈，從今日起，將見得戰士風格開始攻入文人的腦筋！